

THE ANGEL OF  
COLDBLOODEDNESS

# 冷血天使

吴昕筠 著

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THE ANGEL OF  
COLDBLOODEDNESS

# 冷血天使

吴昕筠 著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血天使 / 吴昕玑著. -- 南京: 江苏美术出版社,  
2013.5

ISBN 978-7-5344-5927-6

I. ①冷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3383号

## 冷血天使

---

出品人 周海歌

作者 吴昕玑

责任编辑 魏中申

责任校对 吕猛进 封面插图 彭兆东

监印 贲炜 版式制作 郑蕾蕾

---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美术出版社(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: 210009)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mscbs.com.cn>

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8mm×1000mm 1/16

印张 15.5

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44-5927-6

定价 2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营销部电话: 025-68155677 68155679

地址: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

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## 目录

### 上部

- 奇妙的工作机会……002  
    悬案的线索……020  
    天大的危险……044  
    搬家的代价……062  
    天降横祸……080  
新任女王选举大会……095

### 下部

- 归来的妹妹……114  
    追根溯源……134  
    重生……154  
    捕猎派对……175  
曲折的入族仪式……194  
    异域寻访……213  
食人吸血鬼的报复……230



上部



# 1

## 奇妙的工作机会

“哦，起床了，宝贝，该起床了。今天还排满了面试呢！”

“嘿，妈妈。我才刚毕业呀，没那么急着找工作。”

“嗯……有什么不对吗？早点找工作不是很好吗？”

唉，我妈妈就是这样。每天跟个“赶死队”似的，什么事都要早点赶着我做。我说不过她，只好照办。

在我找工作前，我先介绍一下自己。我，艾丝贝娜，今年22岁。一直都想当律师，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，我希望长大后的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。

我迅速起床，穿衣服，刷牙洗脸，吃早饭。

我和妈妈正准备穿鞋要走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头，帆布鞋里面鼓鼓的，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我拿起那只银色的帆布鞋，哟！里头有个紫色的小盒子。我拿出小盒子，里奥跑到我身边，它是我们家的一条狗。嗨，它也喜欢紫色。



“哦，那是什么？宝贝。”妈妈见我拿着一个不知哪儿来的小盒子，问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回答。

“快打开看看，是什么。”妈妈总是坚信神秘的东西肯定是好事。

我上下左右看了看那个盒子，没有开口，全封闭。我用力抓住这个盒子，希望能把它捻碎，可还不行。

我突然发现在我没有注意的一个小角落里，有一个淡紫色的蝴蝶结按钮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按了下去。“啪嗒”一声，盒子裂成了两瓣。里面有一个小方片纸，我拿出来开始念了起来：

“你好，艾丝贝娜·甘林达。我的名字叫西特尔·欧斯。”我念到这里时，几乎要蹦起来了。我对外只说我叫艾丝贝娜·希尔，从来没有说过我的真姓是甘林达。更何况这个名叫西特尔·欧斯的人我都不认识。真是怪异！我接着往下念：“我是个律师，我希望你能来做我的秘书。我在华盛顿D.C.区，我们今天下午2点半钟见个面吧，五角大楼旁。我非常非常希望你能来，谢谢！西特尔·欧斯。”

“怎么办啊，妈妈？去还是不去啊？”

“当然不！你得当医生！”妈妈回答道。这回答令我十分失望。

妈妈开着车带着我朝医院的方向驶去。

“哦，不要。妈妈，我不要当医生！”

“贝娜，你必须听话。妈妈这是为你好。”

“为我好？我想当律师，你们却要我当医生。还说‘这是为我好’？”

“好了，别吵了。贝娜，你必须当医生！”

“好。我任凭你怎么说我都不去！”我执拗地抢白。

“艾丝贝娜！”妈妈在医院门口停车，对我吼道。

“莱依森！”我也学着妈妈的口吻说道。

“快点，我们要来不及了！”妈妈不耐烦地催促我。

我比妈妈先下车。妈妈以为我同意了，心花怒放。



可我不是这么想的。

我把妈妈推到后座上。

“你要干吗？贝娜？”

“走吧！去五角大楼。”

“喂，医院的……”妈妈还没来得及吐出“面试”这两个字。“好好享用你的奶油面包吧，你可以把它当点心。”就被我用面包堵上了嘴。

一路上，吃完奶油面包的妈妈一直唠叨个不停：一会儿“医院的面试怎么办”、一会儿“艾丝贝娜，你太不像话了”、一会儿“当律师有什么好的”、一会儿“西特尔·欧斯是谁呀”，真是把以后一个月的话都说了。

到了华盛顿D.C.区后，我们找了个店吃中饭。

“你同意了？去见西特尔？”我看看妈妈。

“不——同——意！”妈妈还在生我的气。

我吞下一小块牛排，说：“那你别去了，我一个人去。准能搞定的。”

“不行！”妈妈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“这个人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呢！”

“您真的别去了……”

“贝娜，”妈妈见硬的不行，来软的了，“当律师真没什么好的，你就跟妈妈回去当医生吧。啊？”妈妈放下刀叉后说。

“妈妈，”我哭笑不得，“我真的很想当律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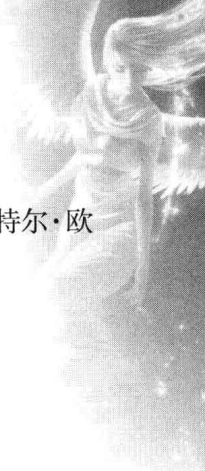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无话可说了。我们又上了路。

“唉哟，怎么下起雨来了！”我边开雨刮器边说。

“我看你还是别去了。”妈妈趁机说。

我下了车，妈妈也跟着我，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突然，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馆映入了我的眼帘。啊！太好了！一个主意闪过我的脑海。我把妈妈带入那家咖啡馆里，为妈妈点了她最喜欢的卡布奇诺，对她说：“你先在这里喝咖啡吧，我去面试，一定可以搞定的。”说完，我迅速离开咖啡馆，开上吉普朝五角大楼开去。





到五角大楼旁，我停下车。我没带伞，就戴上了帽子。没有见到这位名叫西特尔·欧斯的人——这儿一个人也没有。

“西特尔·欧斯！”我大喊道。雨越下越大了。过了一会儿——

“你是在叫我吗？”我身边响起一个声音。是谁？我身边空无一人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我……你转过身，看见那栋别墅了吗？旁边有棵树，你爬到最高的枝头上，我马上就到。”这声音低沉而又有力。

“哦，天呐！”我自言自语道，“那棵树至少有5米高，让我怎么上去？这算什么面试？人家面试都是在屋里的，哪有在树上面试的？”

我走过马路，来到那棵松树前。我试了试第一根树枝，蛮牢固的。我踩上去，内心还是有些害怕。没想到在我的脚刚碰到第二根树枝的那一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树枝断了，我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可没办法，一想到刚才那根树枝断了场景，我就变得慌乱而不能自制，觉得接下来的树枝全会断。但最终勇敢战胜了胆小，我“噔噔噔”几下就到了树的最上头。我坐在了一根树枝上。

突然，我看见那栋别墅里的男人，“呼”的一声跳到了我坐的这棵树上。我被吓了一跳。这个人看起来又高又瘦，大概三四十岁的样子。但他举止优雅，样貌英俊，皮肤白得耀眼。只是他的眼球黑得吓人，而且他的双瞳里闪烁着厌恶的光芒，又瞬间变成了渴望的眼神，不一会儿又很友好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谁？”我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我的名字叫西特尔·欧斯。你是艾丝贝娜吧？收到我的信了吧？”他的声音非常柔美，柔美得吓人。我都不敢相信一个男人能发出这般柔美的声音来，况且刚才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。他又喊：“克莉丝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一位看起来有20多岁的女人从窗口探出头来。

“你过来。”眨眼工夫，她也来到了这棵树上。西特尔对克莉丝嘀咕了几句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们的样子与衣着：西特尔一头棕黑的自来卷发，眉毛极淡，整个脸型较方；



他穿着一身休闲服。克莉丝长着齐耳短发，眼睛又大又亮，活像一位童话人物；她穿了一件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，脚上一双品牌球鞋，头上戴了一顶纯白色的网球帽。克莉丝端详着我，大概2分钟过去了，她向西特尔做了一个“ok”手势。

“面试结束，你被聘用了！”他说。

瞧瞧，多奇怪的面试。

“这好了吗？”我怕他还有什么问题。

太阳出来了，好温暖啊。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“该回去了。”克莉丝焦急地说。我突然看见她的皮肤闪出一丝光。

“你的皮肤，怎么……怎么会发光？”我问。

“明天上午7:45，准时到这里来。”西特尔飞快地说，他的皮肤也闪出了光。说完，他俩“呼”的一声又跳回了房子里。

我好不容易下了树，开上吉普向妈妈的方向开去。

“好了，面试结束了，我已经被聘用了。”我对妈妈说。

“我就说吧。他也不会很正式地与你面试，我看你别去那儿工作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我说妈妈，您就别再打让我不去那儿工作的主意了，我已经决定啦。明天就去那儿工作！”我坚定地说。

妈妈无可奈何。

第二天还是雨天。7:30时，我就背上心爱的紫色皮包，穿上休闲装打的来到了华盛顿D.C.区的那栋别墅旁。别墅里的西特尔走出来对我说：“今天我要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律师事务所。”说完，他把停在车库里的帕那模那开出来，带上我往工作室开去。大概30分钟后，一栋看起来有5层楼的房子展现在我眼前。

“这是你的事务所？”我问他。

“哦，好吧，只有这儿有个位置了。”他边停车边说，好像根本没听到我的问题。

我没跟他计较。

他带我走进这栋楼里。哇！多么豪华呀！我被眼前的景物惊呆了：镀金墙壁；5米长



的水晶吊灯；闪着金光的楼梯；还有几十间高级办公室，满眼望去，既金碧辉煌，又奢华精美，而许多既古典又现代的各式器物更是堪称艺术品。

我跟着西特尔来到2楼，走进了一间最大的办公室。

“这儿是我的工作室，”他边走边介绍，“以后你有什么事就可以来这儿找我。喔，因为你是我的秘书，所以你的办公室必须离我的办公室很近。”说着他走进了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：203。他的办公室是202，这两间办公室果然离得最近。

“那请问会议室在哪里？”我试探着问道。

“这个，会议室在这边，请过来。”他又带我走进201，“每周开一次例会，只有2楼的人参加；每月开一次大会，就是整栋楼的人都参加。懂了吗？”

我迅速记下这些。因为在上法学院的时候，我已经养成了速记的习惯。

“我们事务所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案子，你必须习惯这里的忙碌。这里，”他走进204，这儿有一位17、8岁的女孩儿，“她叫娜尼亚，是很有名的律师，也是我的女儿。”这个女孩跟西特尔很像，不同的是，她的眼珠是红色的。而且，我与她握手，她的手冰冷，就像南极的冰块一样。我下意识地缩回了手。

“你好。见到你我很高兴。你戴隐形眼镜了吗？还有你的手……”我习惯性地打了声招呼，同时露出惊讶的神情。

“你好！见到你我也很高兴。我没有戴隐形眼镜啊。只是我很冷。你是？”娜尼亚用很清脆、好听的声音说。

“哦。我忘了自我介绍了，”我不好意思地补上，“我叫艾丝贝娜，22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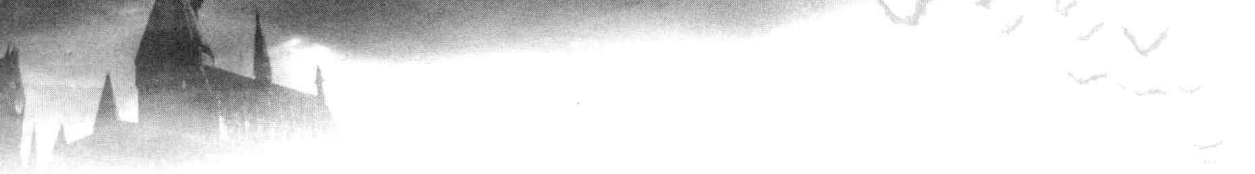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今年18岁。以后我们俩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啦！”她脸上绽放出笑容。

西特尔带我上了3楼，第一间也是会议室。他走进302。

“这位是我女儿的秘书，巴落甫·欧斯，今年21岁。”西特尔指着一个年轻漂亮的男人向我介绍道。我瞄了一眼桌上的信件，三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：吸血者。

“你好，”我回过神来，说道，“我叫艾丝贝娜，今年22岁。”

“你好。见到你很高兴！”他看起来非常开心。



“我也是。”我又小声问西特尔，“他为什么也姓欧斯？他和你们是亲戚？”

“这个你以后会知道的。”他好像有些伤心。

接下来，西特尔带我参观了3楼、4楼、5楼。我又认识了克莉丝的男友奥斯卡·欧斯与西特尔的儿子米尔卡罗·欧斯。

“我们该去吃午饭了。”西特尔说。

我与西特尔、克莉丝、娜尼亚、奥斯卡、巴落甫和米尔卡罗一同来到一楼的自助餐厅吃饭。

我们同在一张桌子上用餐。但我惊奇地发现欧斯家庭的并不怎么吃饭，只是闲聊。我没好意思问他们为什么。

“嘿！”奥斯卡对克莉丝说，“我猜艾丝贝娜的工作水平应该不错吧！”

“肯定比你好！”克莉丝打趣道。她轻盈地撕下一小块面包，放入口中。

“好了，快吃饭！”西特尔说，“对了，娜尼亚，柔斯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好吧。被告的律师为初等辩解时，简直就是没根据的胡搅蛮缠！”娜尼亚回答。

“哦！这案子一定要查清楚。”西特尔很严肃。

“爸，娜尼亚办得非常漂亮！”巴落甫说。

“好，一定不能让被告得逞！”西特尔说。

“原来他是你儿子呀！”我小声对西特尔说。

“不……他不是，他是……是……”西特尔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和不安。

“那他是谁呀？”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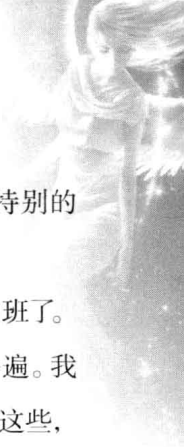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们说什么呢？”巴落甫注意到我们在小声说话。

“没什……么。”我慌乱地摇了摇头。

“尝尝这个，应该好吃。”奥斯卡指了指我盘子里的鸡蛋，对我说。

“你呀！肯定嘴馋了！”娜尼亚对奥斯卡说。

“哈哈……哈……哈！”我们不禁大笑起来。



这时，我注意到米尔卡罗没有参与我们的聊天，他在眺望远方。他是一个特别的人，他的身上有种独特的东西在吸引着我。他不是一个人，我只能这样想。

下午在办公室里写了一会儿日记。听西特尔说今天的案子不多，所以我不用加班了。写完日记，我拿来扫把、拖把、抹布，还有一桶水，把办公室彻彻底底地清洁了一遍。我敢断定这间办公室的原主人肯定不爱干净，办公室这么脏！真快把我累死了！干完这些，西特尔又把一份案子交给我，问我说：“这个案子看起来好办一些，你接不接？因为你是新手，这案子又比较简单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吧，我接。”我简略地看了一下这个案子，回答道。

“那我给你足够的时间，你去帮我调查下，不准有漏洞。”西特尔说完便离开了我的办公室。

我详细地看了一遍那个案子，具体事件是这样的：

一对法国夫妇移民来到华盛顿D.C.区。两人因工作的缘故而无法照顾两岁的女儿，便把孩子寄养在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家里。两人大概每周去看一次自己的孩子，以便于观察美国夫妇照顾他的孩子细不细心，当然更多的是看看自己的孩子生活得怎么样。就这样过了四年。到了第五年，两人的工作开始紧张起来，至少也得隔两三个月才能去看一次自己的孩子。一次工作中，法国妇人接到了美国夫妇的电话，说他们不想把孩子还给她了。还说他们老不去看自己的孩子，没有他们关心那个女孩。说完就挂了。法国妇人梅森很恼火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，丈夫也很气愤。他们好几次去想要回自己的孩子，美国的迈卡夫妇一直不愿意给他们。一气之下，法国的克里尔夫妇就把迈卡夫妇告上了法庭。并要求我们依靠法律帮他们要回自己的孩子。

虽然西特尔说这个案子很简单，但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，这种案子显然很棘手。

我思考了很久，才有了一些头绪。我把这些思路罗列在一张白纸上：

- 1.要采访一下迈卡夫妇为什么不肯把女孩还给克里尔夫妇。
- 2.查清迈卡夫妇对待那个名叫贝乐尔的女孩是不是很好。
- 3.调查克里尔夫妇在把贝乐尔交给迈卡夫妇时都说了些什么。

- 4.调查克里尔夫妇在前四年有没有与迈卡夫妇结下什么深仇大恨。
- 5.查清克里尔夫妇是不是真的不太关心他们的女儿贝乐尔。
- 6.调查迈卡夫妇告诉克里尔夫妇他们不想把贝乐尔还给她时说了什么。
- 7.采访贝乐尔是否同意迈卡夫妇做的这个决定，留在迈卡夫妇家。

我来到202，把这张纸交给西特尔，然后说：“照这样的方法去调查，是否能调查个透？”

“嗯……不错。你要尽快调查清楚，然后争取要把这个孩子判给克里尔夫妇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呃……”他看了看表，回答我说，“哦！已经5：30了，我叫米尔卡罗送你回去吧！”

“好，等我收拾一下东西。”

我回到办公室后，突然发现阳台上有一件银光闪闪的物品，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。哦！天呐！这竟然是一支银色的笔！我拿走这支笔，上面有个圆形的小零件，我轻轻往下拨了拨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笔最顶端的一朵花苞绽放了。

“真奇怪！”我自言自语道，“估计是以前这间办公室的主人留下来的，先把它交给西特尔再说。”

说完，我又往上拨了拨小零件，把花朵变回了花苞。咦？我又发现了一个蓝色的小按钮，我轻轻拨了拨这个按钮——

“真奇怪！估计是以前这间办公室的主人留下来的，先把它交给西特尔再说。”

“哇！”我吓得把笔扔在了地上，“谁？……谁在说话？”

办公室里已经没声音了。

我捡起笔，打开花朵，说了一声：“喂！”然后合上花朵，再按下蓝色按钮——

“喂！”

“哦！原来是支录音笔啊！”

我交给了西特尔这支“录音笔”，西特尔说：“这不是录音笔，这是一支“采访笔”。你在采访的时候，可以打开它，把它当话筒用，这样你就可以完全记录下你在采访时谈



到的内容了。当然它也可以用来写字。收拾好了吗？米尔卡罗已经在外面了。”

“哦……哦！我马上下去。”

我在办公室里收拾好我的紫色小皮包，案子、思路，还有那支采访笔，气喘吁吁地上了米尔卡罗的车，我坐在副驾驶上。

米尔卡罗放了一首很好听，很柔美的华尔兹舞曲，而我压根儿就没心思听，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案件和那支奇怪的采访笔。我真希望我的大学朋友安吉·尼弗现在能与我好好聊聊，让我重新有些思路。说实话，他们欧斯家庭的人都有点……怪异，他们……唉！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怪怪的，还是少接近他们为好。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，车子已经快到我家门口了。呼！回家歇歇吧！

不对。等等。

从华盛顿D.C.区到我们里士满，至少也得1个半小时，怎么……好像只有半小时就到了？我习惯性地看了看表。“啊！”才6:30！“呃……你……怎么……”我惊讶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

“你是说快吗？”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他貌似知道我要问什么，“没什么，我喜欢飙车。”

哦！一路上我都在想事情，没注意到时间。

再拐一个弯就是我家了。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。

接下来我只知道的事就是：妈妈听见声响后，冲了出来，把我送进了医院……


“宝贝儿！醒醒啊！唉！都是我不好！”我模模糊糊听见了。

“没事的，亲爱的，只不过一时昏迷而已。”这是爸爸的声音！

“可是……可是，她被车撞了呀！”妈妈明显在哭泣。

“唉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能怎么办呢？”

“贝娜……艾丝贝娜……宝贝儿！你醒了吗？”妈妈来到我身边。



“妈妈，手，手疼！”我尖叫道。

我的手火辣辣地疼着，我一看，“啊——”我的左手被绷带裹着，还略带血迹。

“宝贝儿啊，”妈妈无奈地看着我，“你的左手擦伤得很严重，而且，你还有轻微脑震荡。”

“你已经昏迷了……”爸爸看了看表，“已经，哦！15个小时了，你终于醒来了，宝贝，这下我放心了，我得工作去了！”

“我还要上班呢！”我想要坐起来，可整个身体像一摊软泥似的，没有一点儿力气。

“不行！你得好好休息！毕竟昏迷了这么久。”妈妈十分关切地说。

“我，我，我得工作。”可我也很坚持。

“不行的，你需要静养，贝娜！”

“一个案子还没处理呢，西特尔还……对了，米尔卡罗呢？”

“唉！他……他动作很快，本准备把你救出车的。当时他的车已经停下来了。可是，对方的车开得太快，他可能也受伤了吧……”

“西特尔还等着我呢！不行，我得回去，办那个案子！”

“艾丝贝娜·甘林达！”

一般情况下，妈妈就叫我宝贝儿、艾丝贝娜或贝娜。但这次，妈妈却叫了我的真全名。唉！想干的都不能干！

我无奈地把被子往头上一蒙，突然又拉下来。

“为什么？我只是擦破了一点皮罢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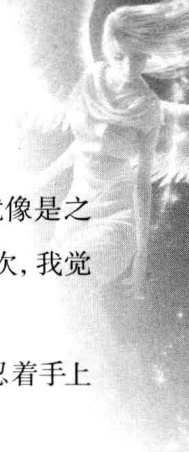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哎呀！你需要休息……”妈妈一脸不放心。

“我知道，妈妈。可是这是一份重要的工作，我不能失去它。”

“可是，宝贝，”妈妈咬了咬下嘴唇，“你的身体更要紧啊！”

“妈妈，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的身体着想，但跟这份重要的工作比起来，身体……身体上的小伤，我……我当然可以忍受啊！”





“好吧，贝娜。其实，其实有些时候我应该听听你的意见。就像是……就像是之前，我执意要求你当一位医生。但是，你并不情愿。我想：各人的想法不同吧！这次，我觉得你应该是对的，这是一份重要的工作。嗯，穿上衣服吧。”

想尽理由后，我终于说服了妈妈。妈妈从旁边的沙发上拿起我的衣服，我忍着手上火辣辣的疼痛，把衣服换好了，然后坐在床边看小说，妈妈出去叫护士了。

“一个庞大的长着尖牙的阴影越过了她，直朝我扑过来，我向后仰倒时，感觉到它那剃刀般的利爪直接抓破了我的……”

“贝娜？”妈妈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朵里。

“啊……哦，妈妈。”过了好长时间，我才感觉到好了一些。刚才看小说看得太紧张了！《波西·杰克逊与神火之盗》，挺恐怖的。

“让这位护士帮你换一下绷带吧！好吗？”

“噢，好。”我强撑着起来，可身体依然没有力气。

护士走到我旁边，小心翼翼地用手解开我的绷带。绷带一解开，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：我的手背上有一道大约两厘米的口子，口子上还红红的，这是流过血的印迹。但这是小伤，这场车祸不大。护士把我的旧绷带放在旁边，拿出一卷新绷带，照着原来的样子裹在我的手上，然后教我做了一些伸展活动。

“你需要多加休息与活动，这样才能恢复得更快。特别是伸展活动与整理运动，最重要。”在做过许多伸展活动后，护士如此告诉我。

“好，谢谢了，护士。还有那个，我们要出院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是今天吗？是不是有点太匆忙了？要不然等后天再出院吧，她还需要休息。”

“噢……不是的。但是，就是……我们还是今天就出院吧。我女儿，她，她想要尽快去工作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“这样也可以，来吧！办一下出院手续。”护士显得非常职业。

说完，她们俩走出病房，去办出院手续了。

不一会儿，妈妈回来了，手中还拿了一个医药物品清单。